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967

# 6.

## 在臺灣美術史上的重要地位

在創作的理念和主張上：我要求利用西畫的工具來創作作品，表現東方精神的藝術創作，無論素材也好，畫因也好，自由自在在自己的空間世界裡發揮東方人的美感。所以，抽象畫必須有思想、有內容、有美感、作者內涵、人格修養、繪畫精神、永恆意識，才算是一幅有藝術生命完美優秀的作品，因而生活的體驗和發現是最重要的。

說起我的創作過程，形式是活的，千變萬化。在造形上，外在精神與內在精神的結合，在美學上必須統合平衡發展。這等於面對一面大鏡子，便知曉如何運筆，色彩的統合游離等的音符般律動色感就會浮現。就是說，鏡子裡只有自己的映像，沒有第二人的影子，所浮現的是顯出各種心象記號和符號，在無秩序、有秩序中唱出心聲，在畫面上遊戲，那才是真正自己的繪畫語言，前人所沒有走過的路，恐怕未來也沒有人會仿著走出的路，當然成了獨創一格的風貌，自然而然會引人入勝。——莊世和



【本頁圖】

2008年12月，莊世和攝於北大武山登山口。圖片來源：莊正國攝影提供。

【左頁圖】

莊世和，〈明月〉（局部），油畫，116.5×80cm，1967。



[右頁上、中圖]

莊世和家中掛著許多作品。

[右頁下圖]

莊世和畫室一角。

圖片來源：何政廣攝影提供。

## 書寫藝評支援南部後起之秀

簡言之，莊世和的藝術評論活動，先以立體主義發展出的拼貼與物體藝術觀，支援了中南部富含創新實驗的後起之秀，包括黃朝湖、李朝進、劉鐘珣等新一輩藝術家，與其形成亦師亦友的關係。而在高屏地區，除了早期與屏東的何文杞、蔡水林等在地藝術家，甚至臺南的郭柏川、高雄的朱沉冬等形成緊密的交流關係，年輕一輩中，莊世和則培養出張文卿、陳處世等多位地方上優秀的藝術家。中年以後在屏東的莊世和，更致力於評論與地方畫會、美學教育的推廣，甚至自行成立南潮出版社，力求傳播他的藝術思想。

## 持續參與畫會活動與其他聯展

1970年後，莊世和便甚少舉辦個展，但是，仍持續參與畫會活動，與其他大小型聯展。1971年其妻子過世，晚年潮州中學退休之後，

「世和畫室」的匾額。

圖片來源：何政廣攝影提供。



仍持續參與地方的藝術活動，撰寫藝術家評論，並參與「日華親善美術展」（1977, P.149）、「中日美術交流展」（1977），他曾在《雄獅美術》發表〈觀中日美術交流展〉一文，促進藝術交流，經常造訪日本友人，遊歷舊地拜訪故人寫生創作，其重心轉而致力於藝術教育、參與屏東縣畫學會等地方上的藝術運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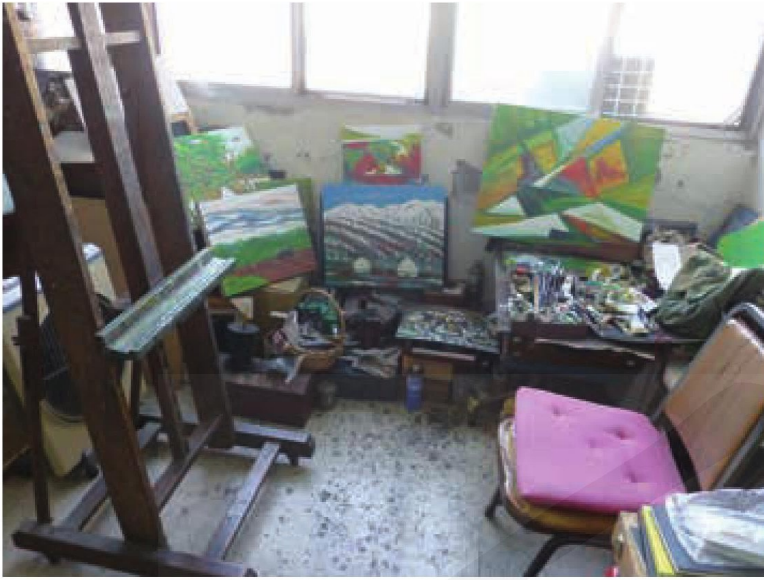
## 扎根土地，推廣現代藝術

對他而言，教育推廣現代藝術、培育優秀藝術家，將藝術理念扎根於土壤上，更為重要。

在日本殖民時期中，莊世和率先在1940年代開始使用紙的材料做拼貼，此種物質研究與拼貼手法，目前未曾在任何一位戰前臺灣藝術家的作品發現。他的作品，可顯示臺灣的立體派實踐並非戰後才出現，日本殖民時代藝術家的創作風格，亦非僅止於一般所認知的後印象派到野獸派等具象脈絡。從他的檔案中，我們可見臺灣藝術家在戰前即已廣泛接觸了前衛藝術的思潮，並在戰後作育英才，積極發表撰述、創辦畫會、參與藝術運動，









[左上上二圖]  
莊世和使用的畫架和顏料畫具、畫筆。圖片來源：何政廣攝影提供。

[左頁中、下圖]  
莊世和94回顧展會場及大合照。

日華親善美術展宣傳文件。



莊世和撰寫〈中日美術交流展觀感〉一文剪報。

透過自身的努力創作書寫，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不懈。

就此而言，本書以莊世和為傳主，並不是在標榜一位偉大的歷史創造者的生平傳記，也不是要強調他見證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，莊世和其實是一個偶然出現在現場的人。他不是一個主流權力的擁有者，他在藝術史上的存在，卻帶有某種特定的異質性，足以對一個現場的事



【右頁圖】

莊世和，〈自畫像〉，  
油彩、畫布，65×53cm，  
200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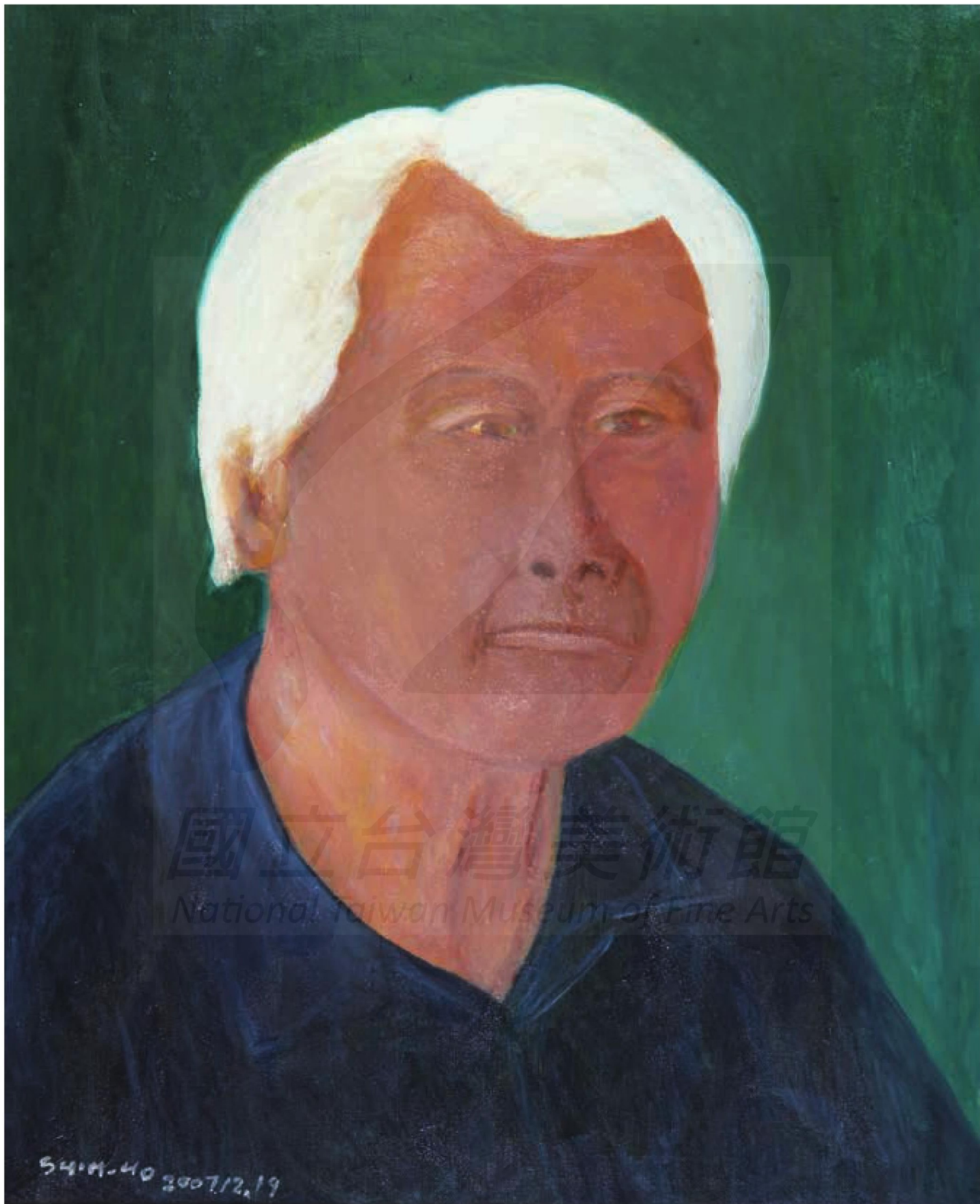


莊世和，〈拜拜〉，  
油畫，46×53cm，1958。



莊世和畫室的三樓存放  
的油畫、水彩作品數量  
豐富。圖片來源：何政  
廣攝影提供。







[右頁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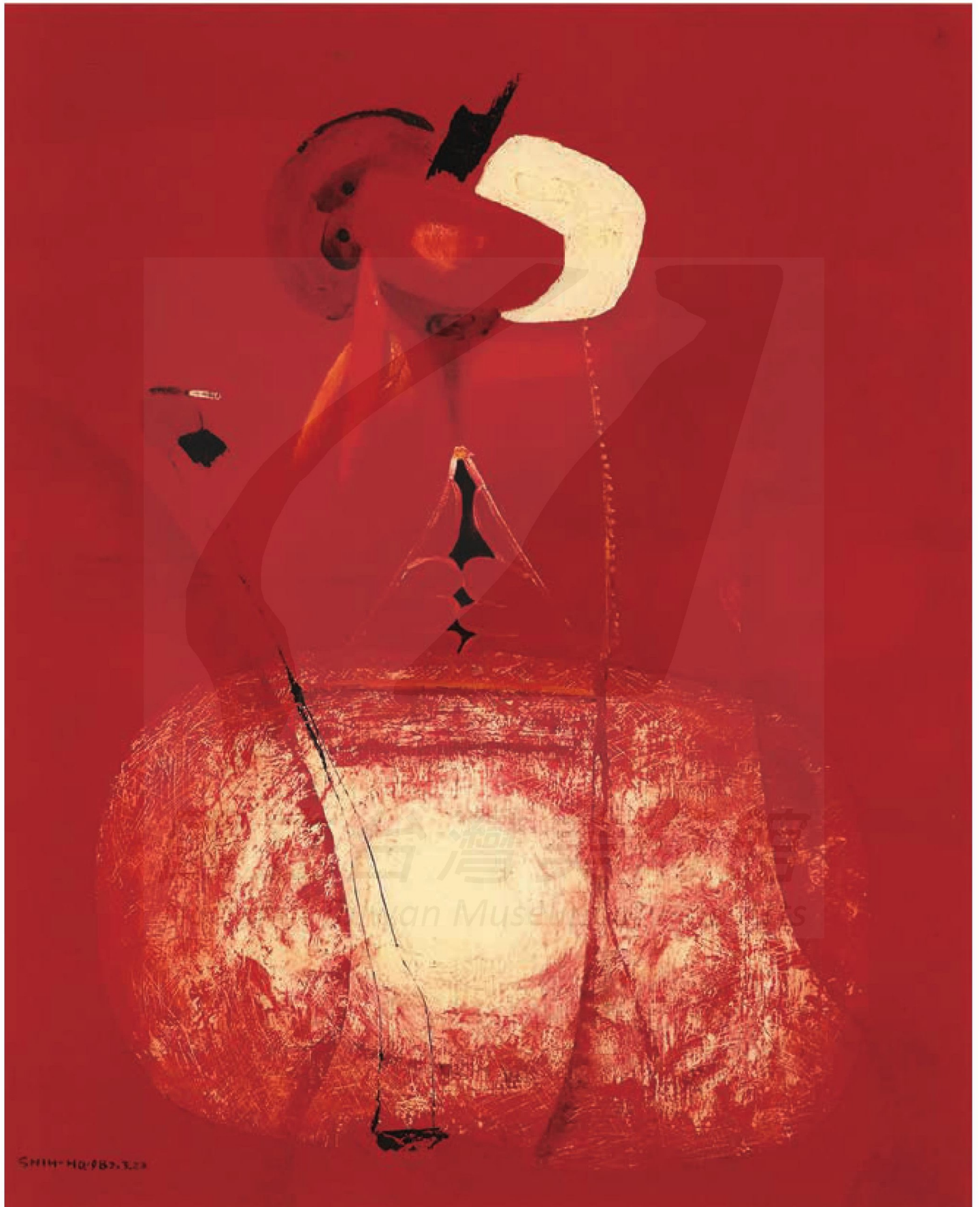
莊世和，〈舞〉，油畫，  
91×72.5cm，1982。



莊世和，〈夜韻〉，  
油彩、畫布，32×41cm，  
200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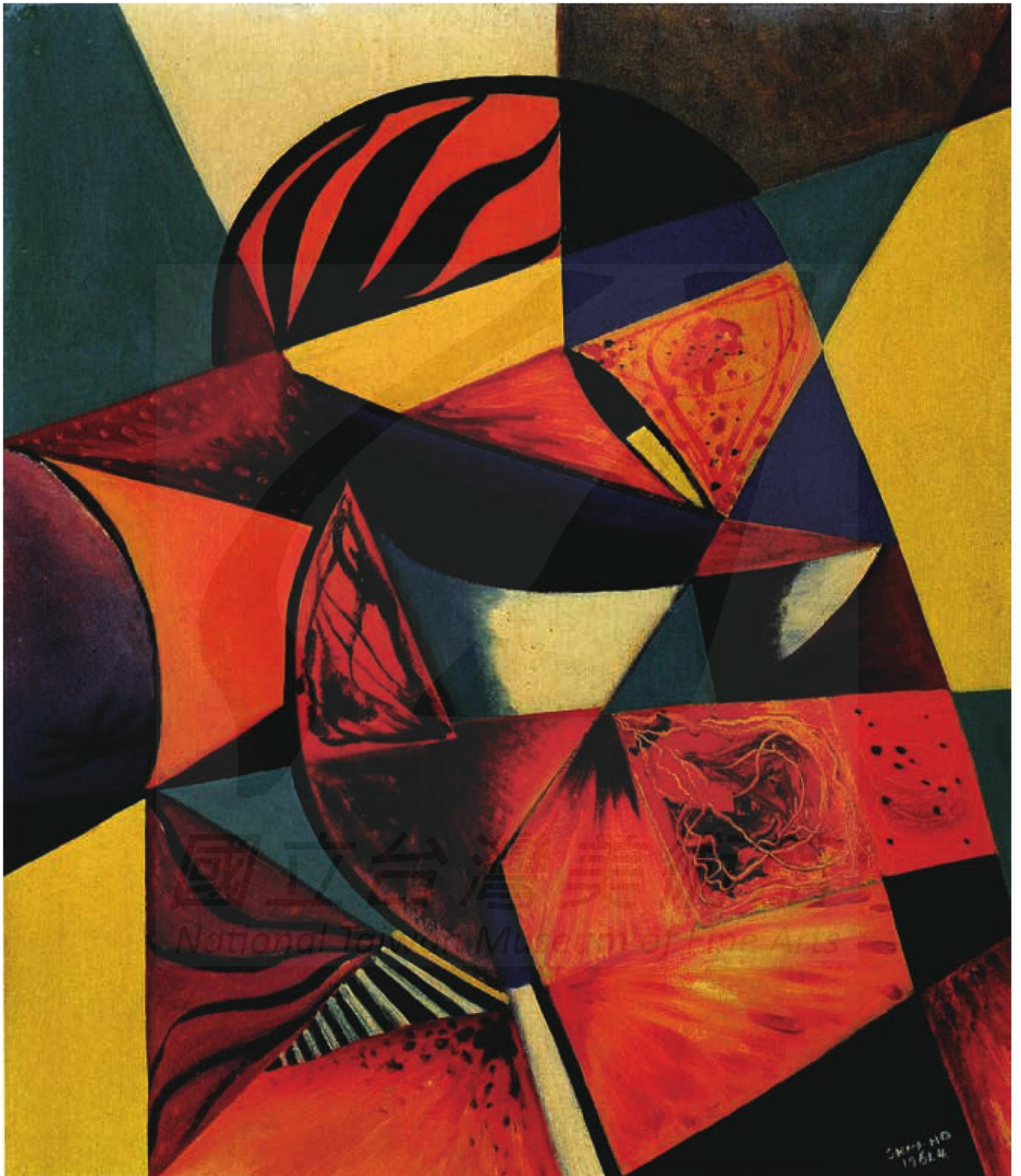


莊世和，〈小鳥嶺之春〉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53.5×65cm，2000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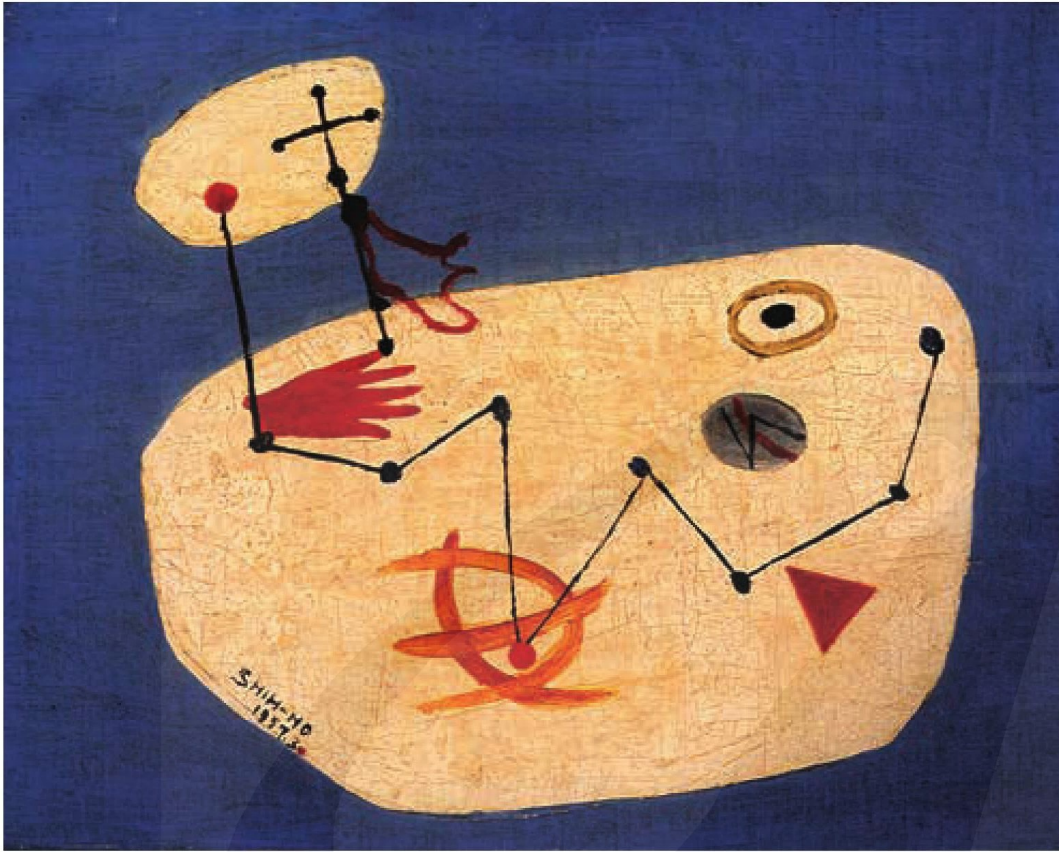
SNH-HQ/82.323





莊世和，〈哄笑〉，油彩、畫布、板，53×45.5cm，1961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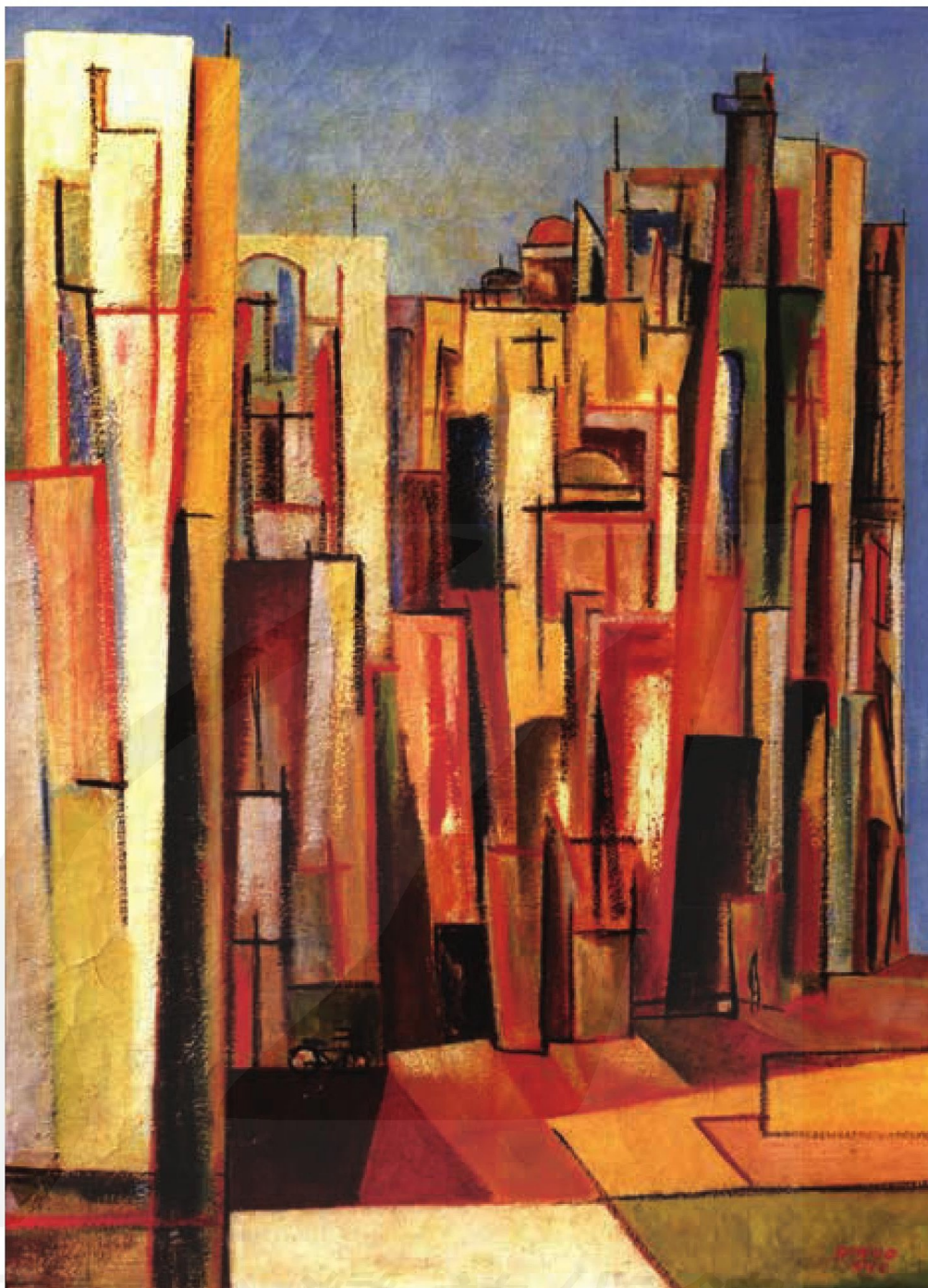


莊世和，〈逍遙〉，  
油彩、畫筆，22×27cm，  
1957。



莊世和，  
〈山櫻盛開時  
(臺東金針山)〉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45.5×53cm，2004。





莊世和，〈東京神田〉，  
油彩、畫布，100×72.5cm，  
1957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件、風格，提供一種解構的力量。這種解構的力量，也來自於我們對於現代美術（或近現代）臺灣美術的一些既定看法，於是，我們從莊世和身上，看到另外一種可能的實踐路徑，幫我們帶出對於藝術史的特異思考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可以說在臺灣美術史上，莊世和具有極為關鍵的重要性。

■ 感謝：本書承蒙傳主莊世和及家屬莊正國先生、莊正德先生授權提供圖片，以及藝術家出版社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檔案中心等提供圖片及相關資料及協助，特此致謝。